

寄情萬縷 生命禮俗美意長

中國女紅與婚嫁之美

◎中國女紅坊

中國農業社會的男耕女織是有情有序的，精打細算的婦女在閒暇兼做女紅，有的爲了幫補家用，有的爲了給家人親友添些日常用品；正如《台灣通史》中記載：「刺繡之巧，幾邁蘇杭。名媛相見，競誇女紅，衣裳裁紉，亦多自製，綠窗貧女以此爲生，故有家無儋石，而纖纖十指，足供甕艫。」婦女們的生活空間或藉針黹功夫采飾衣著以自炊，或藉一技之長紓解生活困頓。晨昏旦夕，倚門傍窗縫縫綴綴地度過平順一生。

◆十指誇繡巧 脈傳深情

古時以針黹聞名的才女不計其數，出身清貧的美女薛靈芸，因繡藝精湛而入魏文帝曹丕的六宮之中，入宮後每每於入夜時，不燃一支燭，不點一盞燈，用她那纖纖十指信手拈來，後來，文帝非伊人親手縫製的衣服便不肯穿；同樣善於刺繡佛像、佛經的唐代才女盧眉娘，被進貢入宮之後，卻因飛不出重重深宮，而以盾入空門了結一聲，從此不再拿繡針。『浮生六記』中的芸娘更常以女紅製品換取家用，讓浪漫的沈三白疼惜不已！

女紅不僅是中國婦女得心應手的家庭副業，也是關乎紅顏一生的轉折點。少女們在閨房中用純真的情感織繡成雙成對的鴛鴦枕頭，

對愛情及圓滿婚姻充滿無限憧憬；婚後爲小兒準備的肚兜、圍涎，繡著麒麟送子，早生貴子的祈願充塞心田；小兒頭戴的虎頭帽、腳穿的虎頭鞋，是母親對子女一身平安的呵護。從不同的綴飾紋樣內涵，有剛柔女子的祈願與求福，雖是千頭萬緒，卻總是絲絲縷縷地緊緊繫著愛情、親情和恩情。

◆待嫁女兒心·祈祝良緣

閨中少女繡著荷包，心繫遠方的情郎，藉著五彩絲線，把相思柔情全繡了進去，也藉著一針一線磨著等待的心性，思念與期待全在小小的荷包裡，優雅而含蓄的表心。不同於漢家閨秀的邊陲地帶少數民族，傳情傳意的方式就顯得自然活潑而直率，如：雲南拉祜族的少女對心儀男子餽贈荷包做信物；熱情主動的瑤族姑娘爲了追求愛情，會以親手繡的花布或彩綢縫製花繡球，在趕墟時拋給中意的小伙子；土家族少女將秀好的挑花手巾藏放在身邊，隨時準備送給一見鍾情的男子。

苗族新娘和生第一個孩子的新婦，都要把自己的女紅作品拿給親友評比鑑賞，因此，苗族女子的愛情、命運與挑花、蠟染緊緊相連，





圖說

傳統精緻的刺繡，絲絲縷縷地緊緊繫著愛情、親情和恩情。圖中所示為一方形兒童圍涎。除了豐富的色彩之外，更有代表趨吉避凶的各種昆蟲、走獸、花果。



象徵相思柔情的繡包，優雅而含蓄地表達深深的情意。



（上圖）寓意吉祥圖案的藍印花布曾是婚禮中不可缺少的布料。圖中所示為一祝賀福壽綿長的蝙蝠、盤長紋、花卉圖案。

（下圖）不論是漢族或是少數民族的姑娘，傳統上每一位女性都要自製自縫陪嫁用品。圖中之精緻刺繡為少數民族的色彩與造型表現。



掛製可裝置夫妻信誓的信插是陝西關中一帶新婚的習俗。圖中所示為中國女紅訪設計創作之燕歸來信插。

技藝高的姑娘在家庭和村子裡會受到尊重，而年輕男子挑選理想伴侶，更把技藝好壞列為重要條件。

不論是漢族或足少數民族的姑娘，嫁前必備的功課便是自製自縫陪嫁時的用品，嫁衣、被面枕頂繡片以及自身平日穿的新衣袋，一方面做給自己用，一方面做給丈夫和婆家親友們，因為手藝巧拙足檢驗女子才德雙備的依據，女紅好顯得有賢德，在婆家自然會有相當的份量。

女兒忙做女紅，父母則忙著置陪嫁物品；家喻戶曉的中國戲曲《鎖麟囊》描述，富家女薛湘靈在出閣的途中因避雨巧遇同日出嫁貧女趙守貞，薛湘靈因心生善念，而慷慨解囊的將嫁妝中繡有麒麟的荷包及囊中珠寶轉贈給趙守貞，趙氏父女喜出望外，一只鎖麟囊改變了趙守貞的一生，晚年不順的薛湘靈，也因早年種下善因而獲善果，得到了圓滿人生。

◆新婦巧慧心·並蒂蓮開

民國五、六十年間的台灣景氣並不好，當時的省主席謝東閔提倡嫁妝只要「一機二箱」就好，一機即指縫紉機，經濟實惠，能在家做做零活，兼顧家庭經濟與孩子的教養。西風東漸之後婚俗簡化，長袍馬褂和鳳冠霞被已難得一見，只有在嫁妝中擺置一個象徵女兒賢能慧淑的針線盒，或是貼在嫁妝上的剪紙喜花、新房門口的喜簾等，聊作表達。

陝西關中一帶的習俗，會在新房內掛上新娘手繡的信插，信插並非用來放信，而是象徵夫妻信誓，十二個袋口表示十二個月要長年相互信守，永不變心，袋面上繡著花果鳥獸或吉伴圖案，充滿對婚姻美滿的祈望；而在陝北黃土高原的婚禮中，樸實無華的新娘最重要的陪嫁物品足一雙繡有「正」字和「如意」字樣的繡花鞋墊，鞋墊送給新郎，願他行得正，做得正，她就稱心如意，再無所求，如此不落俗套的深情美意，多教人感動。

婚禮的習俗和當地風物民情有直接關聯，湖南湘西和江蘇南通的婦女愛用喻意吉祥圖案的藍印花布寄託心期，連理枝、雙頭甜、鳳戲牡丹、鴛鴦荷花等等，為新婚夫婦祈求好合；湖南農村婦女出嫁時，嫁妝中必須有藍印花布被面，洞房他要全套藍印花布的妝點擺設；山東農村的婚慶，至今仍選用極具鄉土氣息的彩印花布當大包袱，包袱包裹著陪嫁衣被，媳婦進門後，這只包袱就成為信物或紀念品，夫妻倆珍藏一生一世。

◆母親的藝術·寄寓深深

添丁傳香火是中國家庭中的大事，新婚進門莫不期待著喜兆；生兒是弄璋，璋是玉石，希望兒子會有如玉石般的謙沖美德，如生女則是弄瓦，瓦是紡錘，望女勤習紡作女紅，培養婦功。山東農村生女兒的母親，往往會縫製一個男娃娃，做為女兒的玩偶，借以召喚弟弟來。



祈求新生兒得以獲得庇佑的各種耳枕，多繡有五毒及各式避邪的圖案。



精心縫製的揹兒帶，不僅有著母親濃濃的愛心，更是展現好手藝的作品。特別是苗族等西兩少數民族的繡工精緻，常令人嘆為觀止。

中國人藉許多儀式來迎接初生的生命得以庇佑，為剛生下來的寧馨兒縫製造型有趣的枕頭，魚形、蛙形的枕面上繡有五毒，保護孩子不被邪物近身，耳枕中央設計枕孔，不讓孩子耳朵受壓，兩端高、中央低平的虎頭枕則是孩子一覺睡醒後的童玩，兼具實用和賞玩功能，多麼貼心。

嬰兒滿月，外婆要送衣帽鞋被，台灣人稱為「頭尾」，這天也要為孩子剃頭，剃下的胎髮放在紅袋中，袋口用紅線穿起來存放。母親為了安全和便於隨身照顧襁褓中的嬰兒，用一條揹兒帶背負著孩子，貼心貼背地呵護著，在操持家務或農務時，藉著一條揹帶就拉近了母子情，既保暖又好看；苗族的繡花和侗族的挑花背兒帶更是繡工精緻，嘆為觀止。

在北方，則習慣做「百日」，在小兒出生滿一百天時，外婆匯集各種碎布頭連綴縫製成百家衣做為賀禮，集布的家數越多越好，一般紫色的布塊比較難討，「紫」有「子」的諧音，誰也不願意送子給別人，百家衣、百納被都是為了借百家之福消災祛病祈求健康成長，超越了蔽體防寒的實用意義。本省在孩子滿四個月



象徵庇護兒童的吉祥獸——老虎，是母親為孩子製本時最好的表現題材。圖中所示為一傳統橙色緞質虎形圓涎。

時有「收涎」的習俗，用紅線串起中間有孔的收涎餅，掛在小兒的脖子上，由長輩拿下一個，在嘴上抹一抹，並唸一句古拌話：「收涎收離離，後胎生弟弟」，為免口水沾濕衣領，並備有圍涎，這穿在身上的口水小兜也有許多織繡工夫，多用蓮花、石榴等紋飾，在實用中仍不忘加入蓮生貴子、多子多孫的寄寓。



圖中為中國女紅坊以虎文化做創作題材的作品—虎紋。期待在傳統與創新的雙線中，與現代婦女一起分享中國傳統的成就與經驗。

周歲的孩子蹣跚學步，鞋子成了不可少的賀禮，由於虎足生命力旺盛的象徵，是人們求育的祈願和庇護子孫的吉祥獸，虎又與「補」、「富」諧音，因此被視為趨吉避凶的吉祥物，小兒穿繡有虎頭的鞋可以壯膽、避邪，虎虎生威有精神，一生路途好平順。

在北平，週歲賀禮都是至親好友親手做的衣帽鞋襪，擺在一起彷彿如女紅較藝的盛展。周歲時有趣的「抓周」習俗是測試孩子未來的志向，又稱「試兒」，女孩子應抓刀尺針線，長大後便會有擅於女紅的巧手，男孩子拿的若是紙筆或算盤秤斗，未來不是進仕文官便是經商得利，各有趣意十足。在母親眼底只要是代表富貴長命的吉祥花果或昆蟲動物，無一不可采飾在孩童的衣著裝扮上，形成不可搖撼的、動人心弦的母親藝術。

◆分享與傳承·瓜瓞綿綿

由少女、少婦，到升格為婆婆或奶奶，一路走來都有生命禮俗牢牢牽繫，情感的表達他由最初的矜持和內斂，轉變為無私無盡且毫

不保留的母愛和親情。種極形式的美和內蘊的美，因時、因人、因地適切地表露在生命歷程，猶如藝術的酵母，在生活中滋養、促發、衍生了女紅藝術的風情與風貌，並用心、用手、用情傳承中國女紅藝術與中國人的人情之美。

傳媳傳女不傳子的女紅藝術，是中國社會向以父系為傳承香火的制度下，極少數靠母女、婆媳代代相傳的母系藝術，過去曾是規範婦德、評量婦功的依憑，而今天，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，婦女不僅從三寸金蓮的繡花鞋中解放，更可以自我肯定、建立尊嚴，漸漸擺脫中國傳統對女性的桎梏，以更開放、更歡喜自在的心情，營造屬於自己的美麗新天地。中國女紅坊成立的宗旨，就是在傳統與創新的雙線中，試著交織出可以和現代婦女心手相繫的那條綫，期盼現代婦女再度穿針引線，一起分享中國傳統女性的藝術成就和人生經驗，以及她們在針線巾展露的生活智慧，和對希望、幸福不捨追求的蓬勃生命力！